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课外必读书
世界少年儿童文学名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胡元斌译



振源教育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胡元斌 译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贾东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胡元斌译.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637-2320-1

I. ①钢… II. ①奥… 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3912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胡元斌 译

出版单位	旅游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
邮 编	100024
发行电话	(010) 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 (传真)
本社网址	www. tepcb. com
E - mail	tepfx@163. com
印刷单位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32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21.00元

（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导 读

作者简介

奥斯特洛夫斯基，本名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苏联作家。他出生在乌克兰维里亚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1岁便开始当童工，1919年加入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争。

1923年至1924年，奥斯特洛夫斯基担任乌克兰边境地区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24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全身瘫痪，并双目失明。

1930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为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出版后，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同时代人真诚而热烈的称赞。

1934年，奥斯特洛夫斯基被吸收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35年底，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

1936年12月22日，奥斯特洛夫斯基由于重病复发，在莫斯科逝世。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讲述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从一个在社会底层挣扎的贫穷少

年，逐渐成长为一个为祖国、为人民毕生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故事。

年少的保尔曾做过店员，任人欺侮。他为救好友朱赫来，而遭受牢狱之灾。后来他参加了红军，辗转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多次挣扎在死亡线上，在革命胜利之后，他又将全部身心投入了国民建设的事业当中。

在这一过程中，保尔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所具有的坚毅、勇敢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他把自己宝贵的青春交给了党和人民，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仍勇敢地拿起笔服务于人民。

本书再现了苏联第一代共青团员如何克服人生道路中的千难万险，并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真实画面，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教育意义。

写作背景

1929年初，奥斯特洛夫斯基完全瘫痪，他卧病在床，并且双目失明。正是在这个人生的艰难时刻，他决意通过文学作品来展现当时的时代面貌和个人的生活体验。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创作了一篇关于科托夫骑兵旅成长壮大以及英勇征战的中篇小说。两个月后小说写完了，他把小说封好，并让妻子寄给敖德萨科托夫骑兵旅的战友们，征求他们的意见。

战友们热情地评价了这部小说，可万万没想到，手稿在回寄途中被邮局弄丢了。这意外的打击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但这并没有挫败他的坚强意志，他在参加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函授大学学习的同时，开始构思了本书。

思想内涵

本书讲述了保尔从一个工人子弟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故事。其中内涵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战胜自己，才能成长为钢铁一般的战士；只有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创造出生命的奇迹。作者描写了保尔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敢于战胜任何艰难困苦的刚毅性格和顽强精神，具有极强的教育作用。

同时作者通过本书又告诉我们，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如何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而最终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人的一生应当像保尔那样非常有意义地度过。

阅读要点

1. 现实与艺术相融

本书不仅人物性格鲜明，并且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苏维埃革命建设初期紧张炽烈的战斗生活。作者深刻剖析人物的心理特征，并把冷静周密的客观叙述同激昂的革命激情融为一体，从而使整部小说的艺术描写既真切自然又富有诗意。

2. 朴实优美的语言

这部作品语言朴实优美，富有表现力，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本书中的许多故事都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因此读起来更加真实可信，亲切感人。

3. 多角度刻画人物

小说的全部描写都围绕着主人公的成长，结构紧凑自然。在刻画

主人公性格的时候,又从不同角度来表现他的优秀品质和精神实质。

通过描写保尔怎样对待监狱、战争、工作、友谊、爱情、疾病、挫折,以及对待革命与个人、公与私、生与死等重大问题的态度,把保尔这一钢铁战士的形象塑造得格外丰满生动和光彩照人。

人物介绍

保尔

他以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崇高的道德风貌、高昂的革命激情、奇迹般的生命活力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谱写着壮丽的革命诗篇。他是一个无私无畏的革命战士,他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永远充满了革命精神。

冬妮亚

她是一个林务官的女儿,是保尔的初恋对象。她纯洁善良,美丽动人。由于保尔的倔强和热情,她不自觉地喜欢上了保尔。但由于阶级出身的关系,她没有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去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斗争。因此,在她身上还有很多小资产阶级的习气。

朱赫来

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个坚强的红军战士。他勇敢、机智,善于领导和组织群众。他在革命斗争中很好地团结了广大工人。他教育了无数青年,保尔就是受到他的教育和培养而成长起来的。

丽达

她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保尔深爱的对象。她漂亮、机智,打扮简单而干练,心地善良而坚定。她爱憎分明,热爱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与保尔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是革命新青年的典型形象。

目 录

苦难的少年·····	001
在车站干活·····	004
得到一支枪·····	008
初识冬妮亚·····	010
朱赫来与谢廖沙·····	014
瓦莉亚·····	018
相约冬妮亚·····	020
解救朱赫来·····	025
冬妮亚寻找保尔·····	034
保尔被关押·····	036
回到冬妮亚身边·····	041
家乡解放·····	046
新的生活·····	051
战场负伤·····	054
与冬妮亚分手·····	062
激烈战斗·····	065
回到故乡·····	066
保尔与丽达·····	068
一场风波·····	078
急需木柴·····	082

抢修铁路·····	085
筑路工程队·····	090
邂逅冬妮亚·····	092
患上伤寒·····	097
回基辅工作·····	100
团委新委员·····	107
遭遇通缉犯·····	113
年轻人·····	115
担任营政委·····	116
与丽达重逢·····	120
车祸受伤·····	126
在疗养院里·····	131
友谊与爱情·····	141
写给哥哥的信·····	147
病情加重·····	150
从事写作·····	155

苦难的少年

肥胖的瓦西里神父，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十字架，正气势汹汹地盯着四个男生，恶狠狠地说：“小无赖，告诉我，你们谁会抽烟？”

四个男生都小声回答：“神父，我们都不会抽。”

神父的脸被气得通红。

“混账，都不抽，那么是谁往发面里撒的烟灰？你们马上都给我把口袋翻过来，快！翻过来！”

只见其中的三个孩子乖乖地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上。

神父仔细地检查，甚至连口袋里的每条缝都没有放过，但什么也没发现。于是，他盯住第四个孩子保尔，他长着一对黑眼睛，身穿灰衬衫和蓝裤子，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

“我没有口袋。”

他边说边用手摸摸那已被缝住了的口袋。

神父狠狠地揪住男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即关上了门。

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教



室外的一级台阶上。他两只手托着脑袋呆呆地想：妈妈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早忙到晚，对我又那么关心爱护，这下可怎么向妈妈交代呢？

保尔的喉咙不知不觉地哽住了。

后来因为在圣经课上，保尔对地球是由上帝创造的说法向神父提出疑问，不料，却遭到神父的一顿毒打。

第二天，妈妈来向瓦西里神父求情，希望能让她儿子继续在学校读书，可那个凶狠的老头就是不答应。无奈，妈妈只好把保尔领到车站食堂，在那里给他谋了一份差事。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过中年，脸色苍白，双目无神，他朝站在旁边的保尔瞥了一眼，问：“他几岁了？”

“12岁。”妈妈回答。

“好，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每月8个卢布，当班的日子管饭。干一天一夜，回家歇一天一夜，可不准偷东西。”

“决不会的！决不会的！我保证。”妈妈慌忙说。

“那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回头对那个站柜台的女招待喊道：“齐娜，把这个新来的小伙计领到洗碗间去，让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利什卡。”

洗碗间里的桌子上盘碟刀叉堆成了小山，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不停地擦洗。有个比保尔稍大一点、红发蓬松的男孩正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活着，他叫克利姆卡。

齐娜径直走到一个洗碟子的女工跟前，扳着她的肩膀说：“弗罗霞，瞧，给你们派了个新的小伙计，顶格利什卡的。该干什么，你给他讲讲。”

齐娜指着这个叫弗罗霞的女工，回头告诉保尔：“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小吃部去了。

“知道了。”保尔轻声回答。

弗罗霞擦擦头上的汗水，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卷起从胳膊上滑下来的衣袖，用异常悦耳浑厚的嗓音说：“弟弟，你干点杂活儿。就是这口大水锅，你清早就把水烧开，让锅里一直有开水。当然，柴也得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得由你照管。然后，太忙的时候，再擦擦刀叉，倒倒脏水。活不少，可真够你忙的。”

这时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都捧着一大沓用过的盘碟刀叉走进来。其中一个名叫普罗霍尔的人对大家说：“抓紧干活！12时的车眼看就到，你们却还慢腾腾的。”

他看见了保尔，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喂！这么着，”他的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保尔的肩上，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一直照管着。瞧瞧，一个没火了，另一个也光冒烟了。今天饶你一回，可明天要是再这样，准叫你吃耳光，懂吗？”

保尔一声不响，赶忙动手烧茶炉。

他的劳动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他明白，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在这却是不可以的。因为真像斜眼普罗霍尔讲的那样：不听话就会吃耳光。

他把大肚子茶炉烧得旺旺的，然后，他提起脏水桶，飞快地跑出去，将脏水倒进污水池，接着他往大水锅底下添柴，他还把湿毛巾搭在滚烫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深夜，当他走到下面的厨房里时已经精疲力竭了。

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保尔感到自己成了个大人，用辛勤的劳动赢得了休息权。

他回到家，看见妈妈正在院子里烧茶水。她一见儿子，慌忙问：“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他从开着的窗户里，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宽阔的脊背。

“怎么，哥哥回来了？”他问，心里不免一阵发慌。

“昨天回来的，留下不走了。要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怯生生地推门进屋。他有点儿怕哥哥。

“你大学毕业了，满肚子学问了，现在干着洗盘碟的活儿，是这样吗？”阿尔焦姆问。

保尔低头不语，两眼盯着一块裂开的地板，地板上有一颗露在外面的钉子头。

阿尔焦姆从桌旁站起来，走进厨房。

“看来不会挨打。”保尔松了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保尔说：“弟弟，你应该学一门手艺。这会儿你还太小，一年以后，也许机车库能收你。我已经转到这里干活，妈妈再也不用去当佣人了。不能再让她见到什么样的浑蛋都弯腰了。保尔，你要争气。”

在车站干活

车站食堂白天黑夜不间断地营业。

这是个枢纽站，五条铁路线在这儿交轨。车站里总是挤满了人，只有深夜，在两班车的间隙，才能安静两三个小时。

保尔在这里干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碗间。厨房是个大地下室，20多个人在里面干活。10个堂倌从大堂到厨房，来回奔忙。

保尔的工钱，已经从8个卢布加到10个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也结实了，当然，也吃尽苦头。他在厨房里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又被撵回洗碗间。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端着托盘，一跨四五级，跑到下面的厨房，随即又往上跑。

每天夜里，等到两个大堂都消停下来，堂倌们就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赌得昏天黑地。保尔知道，他们每个人当班干一天一夜，捞到的小费就有几十个卢布。

保尔心想：“我哥哥阿尔焦姆，是头等的钳工，一个月才48个卢布。”

夜晚，厨房的角落里、食堂的仓库里，经常发生一些事情。保尔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到惊讶。他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洗碗女工和女招待，如果不肯以几个卢布为代价，把身子出卖给有权有势的人，那她们是干不长的。

在这两年里，保尔看到了社会最底层的肮脏世界，那股霉烂味儿扑面而来。他从心里憧憬着一个未知的清新世界。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一月，天气非常寒冷。保尔做完一班，打算回家，可不见接班的来。保尔去找老板娘，说他已经下班，该回家了。老板娘偏不让他走，要他继续当班。他实在很累了，但只得留下，于是又连续干了24个小时。夜里，他已经精疲力竭，可还得灌满几锅水，好赶在3时的火车进站前把水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不料没有水流出，估计是水塔不出水。他把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会儿。谁知困倦不堪的他睡着了。

几分钟后，水龙头“咕嘟咕嘟”响了，水流进水槽，漫溢出来，顺着瓷砖流淌到洗碗间的地板上。跟往常一样，这段时间洗碗间里连人影儿也没有。

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大堂，然后又无声无息地流到旅客们的包袱和箱子底下。直到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被

水泡醒，人们才赶紧扑向各自的行李。顿时，大堂里乱成一团。水却还在流，越流越多。

斜眼的普罗霍尔闻声赶来，跳过积水，奔到门前，使劲地推开门。屋里被门挡住的水便“哗”地一下，全涌进了大堂。

叫嚷声更高了。几个当班的堂倌跑进洗碗间，普罗霍尔扑向酣睡的保尔。可怜的保尔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就被打得眼冒金星，浑身剧痛难忍。

他挨了一顿痛打，一步一瘸地回了家。

早晨，阿尔焦姆看到受伤的保尔，他皱着眉头，听保尔把被打经过说完。

“打你的是谁？”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

“普罗霍尔。”

“好，你躺着。”



阿尔焦姆披上羊皮袄，一言不发，就向车站食堂走去。他来到洗碗间，向洗碗女工格拉莎问道：“我要见堂倌普罗霍尔，可以吗？”

“他马上就来，请等一等。”

这个魁梧的男人朝门框上一靠，说：“好，我等一会儿。”

一会儿，普罗霍尔端着一大堆杯盘刀叉，一脚踹开门，走进了洗碗间。

“这就是普罗霍尔。”格拉莎说。

阿尔焦姆跨前一步，一只手重重地按住斜眼堂倌的肩膀，目光逼视着他问：“你凭什么打我的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把肩膀挣脱出来，但已经挨了重重的一拳，跌倒在地。他挣扎着站起来，然而第二拳更厉害，打得他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

当晚，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

六天以后的晚上，阿尔焦姆回来了。妈妈已经睡下。阿尔焦姆走到坐在床上的保尔跟前。

“怎么样，弟弟，好点了吧？”他在床边坐下，关切地问，又说，“没关系的，以后你到发电厂去干活。我已经替你讲好了。在那儿，你还能学到一门手艺。”

保尔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哥哥的大手。就这样，他终于从黑暗的车站食堂里解脱了出来。

得到一支枪

1917年，俄国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刮进了小城。

沙皇时期，有两万只步枪，堆积在一个农民的板棚里，农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游击队。

早晨，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在这里给锅炉工当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

今天，整个小城里热闹非凡。一路上，他看到拿着步枪的居民越来越多。有拿一支的，也有拿两三支的。保尔急着回家，也没打听是怎么回事。在列辛斯基家的宅院附近，他昨天见过的那些人正从马上下来。

保尔回到家里，听妈妈说阿尔焦姆还没回来，于是，就向城区另一头的谢廖沙家奔去。

谢廖沙的爸爸是一名副司机，有一所小屋子，还有一份薄薄的家当。谢廖沙不在家，他的妈妈，一个白净面孔的胖女人，不满地瞧瞧保尔。

“鬼知道他在哪儿！没等天亮，就出去疯了。听说什么地方在发枪，多半他也去了。你要看到他，就告诉这小捣蛋鬼，哪怕带一粒子弹回家，我也要揪下他的脑袋……”

保尔不想听她的唠叨，一溜烟跑了。

他穿过两条街，迎面碰到一个小男孩，这孩子托着一支步枪，枪上还上着刺刀呢！

“哪儿领的枪？”保尔拦住他问。

“学校对面，游击队发的。不过现在啥也没有了，全领走了。”